

主拯救我，開心靈的窗——

訪北台中教會鄭麗香姊妹(上)

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，心靈憂傷，誰能承擔呢？



哈利路亞，我是鄭麗香。在未認識主前，遭逢先生因肝癌病逝的大苦難，必須獨自面對未知的未來，還有生活的一切事項、孩子的教育……等問題，內心真的很惶恐不安，讓我怕鬼、怕黑……、怕到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麼，晚上不能關燈，也睡不好覺。當時面對這麼大的巨變，真是呼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，令人不敢想像往後的路該怎麼走……

先生於2000年1月24日（大年初一）早上7點因肝癌病逝，當時我和先生都33歲，兩個女兒只有5歲和2歲。先生曾在921地震之後看到這麼多人罹難時對我說：「麗香，以後我們老了也要做一些慈善工作……」從未想過會來不及等到這一天。

先生偶有喝酒、抽菸，也會熬夜趕設計工作，平常只是比較累，都沒有症狀，當發現時，肝臟已有超過十公分的腫瘤。當時先生怕我擔心都沒有告訴我，檢查的過程中也是他自己承擔、決定，自己詢問剩下多久的時間、多少勝算……，住院一天檢查後便辦出院了。

當天我將老大送到幼稚園，背著老二到台中榮總醫院找先生。我到醫院時先生已經辦好出院手續在樓下等我，我訝異地問：「你怎麼出來了？」先生不敢告訴我檢查的結果，只說：「可以出院了！」但神情非常沉重，我心中雖有疑惑，但因他的表情，讓我不敢多問，只是默默地跟著他快步地走。心裡猜想：這結果不是大好，就是大壞。

從醫院走到停車場的途中，先生打電話給大姊，電話中，先生就掉下了眼淚……。我和先生的感情很好，結婚十年，先生從不讓我擔心，生活中我也凡事以他為主，先生就像是我的天，先生笑，我們便跟著開心，先生若煩惱難過，我便不知道怎麼辦了……。

開刀治癒的機率不到一半，所以先生沒有在醫院做任何的治療，我們選擇吃健康食品。先生有一個同事到家中，看到先生吃的健康食品後告訴我們：「吃這個健康食品無效。」一句「無效」就打垮了我們原本的信心，後來我們接受他的建議到台西的一間廟宇。

在非常無奈的情況下，我們將最後的希望都寄託在此，死馬當成活馬醫。朋友還特別告誡我們：「如果他們將你們趕走，表示妳先生沒救了，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將你們趕出去，磕頭祈求也要留下來。」

不知幸還是不幸，廟方願意讓我們留下，並要先生躺在最裡面的神桌下方讓神明檢查，外面有一位乩童和扶乩的人在問神明，接著乩童會開藥給生病的人吃，都是需要熬煮的草藥。為了照顧先生的生活起居，我也必須住在廟裡，便將兩個孩子託付高雄的姑姑照顧。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草藥、煮草藥，還有拜拜。「煮草藥」就是將30公分高的大鍋中的水，熬煮到一碗平常吃飯的水量；「拜拜」則必須早、中、晚三次，要從前殿拜到後殿、從一樓到三樓，且向每一尊的神明都要說不同的話。

後來因小女兒太小了必須由我親自照顧，我便背著小女兒每天做同樣的事，拜到最後我真的沒有體力了，甚至向神明喊話：「你若真的是神！我真的沒有體力了，你要保佑我們啊！」

我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，先生則完全的休息，也因為不用做事情，先生開始會胡思亂想、心情不好……。在這期間遇到了颱風，我擔心台中的家所以想要回家一趟，先生因住得很煩躁，也想和我一同出去。但廟方不同意我們離開，說：「你們若離開500公尺外，神明就保護不了了。」自小跟著父母拜拜，自家附近及每個村莊都有一些廟宇，如土地公，所以對於神明有地域性的權限也不疑有他。

我們後來又回到廟裡，在廟裡有很多東西是不能吃的，比如醃製品、發酵過的食物……。每當我想要煮什麼時，旁邊的人就會告訴我：「妳怎麼煮這個……，妳先生的病這

麼嚴重……」所以我常常不知道要煮什麼。和我們一樣在那裡接受治療的病人約有30多人，算一算約有100多人都住在那裡。

我們住在廟裡足足兩個月，剛滿兩個月的那一天，正好是921地震滿週年，一大早先生就告訴我他大便有血，約中午時又一次大便出血，旁邊的人要我們馬上去找廟方，廟公起壇作法要先生喝下一碗符水，先生還未喝時，便在旁邊約有四、五個水龍頭的洗手台上吐了好多的血及血塊，我用塑膠袋清理，還裝了滿滿一大袋的血塊（我還因此告誡自己以後再也不吃豬血）。廟裡的人也嚇到了，告訴我們是腫瘤破掉了，又說這樣對神明不敬、不乾淨……，招了計程車要我們趕緊離開。

先生在計程車上也是沿路吐血，到台中榮總醫院檢查是食道微血管破了七個洞，必須照胃鏡止血、打點滴。後來我發現先生打點滴打到皮膚的毛細孔會滲水，但先生若不吊點滴止血，醫院就會要我們出院回家。一星期後我們出院回家，先生表示廟裡的藥很難喝，不願再回廟裡。

可是「不吃藥」也讓我很擔心，住家附近有很多人提及有一間很靈驗的廟。廟裡的師姑要我拿先生的衣服去「改祭」，改祭過的衣服似乎有心理作用，先生穿著經過改祭的衣服，晚上便能好好睡覺。師姑又特別交代我，必須親自去拜她所指定的在台中的五間廟宇求寶物，並且一定要跪求、擲到聖筊才可以走。在這五間廟裡，一間是松竹路上的觀音廟；一間是台中進化路上的關公廟，要借關刀過五關斬六將，在關公廟裡擲筊最久，都擲不出聖筊；一間在太平，乩童說先生是因犯「冤親債主太多了」，所以要燒紙錢給他們，在那裡花最多錢，燒了好多袋的金紙（約有40-50公尺長），燒金紙必需自己燒，不能委託別人。

記得那天是雙十節，我一早就出門找廟宇拜拜，兩個孩子在高雄，生病的先生一個人在家會害怕、心情不好，一直打電話希望我能早點回家。我將需要拜拜的情形告訴先生，先生生氣的回答我：「如果拜拜能讓我好起來，那妳就別回來了。」讓我在拜這五間廟的過程中，內心真是百感交集……。

師姑還交代，每天先生晚上洗澡時，要用七種不同花的花蕊（其中一種還要帶刺的，並且花開過的就不行），且要加上鹽巴和米一起洗澡。先生每天都像是貴妃一樣洗貴妃浴，洗澡完我必須將花蕊撈出，並且丟到大水溝流走不能讓別人碰到。因為每天都需要鮮花，所以家裡的冰箱都是冰滿了鮮花。

經過每日如此繁瑣的程序兩個月後，我們開始找生機飲食。先生是設計師，他曾希望以後能住在郊區過著陶淵明的生活，所以我也委託先生的朋友找了埔里的山上，租了一間風景很好的房子。房子位在半山腰（牛耳石雕公園那裡），溼氣很重，下午3點半太陽就下山了，上午9點才照得到太陽，到了晚上便黑漆漆的什麼都看不到。因為在那裡只有我們這一戶，所以就帶了隻小狗上山陪我們。原本就怕黑的我，聽到小狗整晚的嚎叫聲，反而更加的害怕。

剛去住時，朋友交待我們要帶米，房子四周到處都要撒米；我很怕鬼，而兩個女兒偏愛玩「誰來當鬼？」的遊戲；加上電視、電影看太多，都會想如果有歹徒闖入我該怎麼辦；山上的溼氣很重，其實很不適合養病……，這些事情都讓我的心很不平靜。若遇到地震或下雨，我們就回台中住，天氣好時我們就回到山上住。

在山上時，我的工作依然是帶孩子、買菜、煮飯，平均兩天要下山買菜，先生全身水腫，晚上我還必須幫他腳底按摩，先生的心情因為生病變得很容易擔心、生氣……，我日夜被種種的事情纏身，整個人變得很黑、又瘦（約45公斤左右）。在租山上房子前，幾位朋友曾和我們一起吃飯，不知道情況的人還以為生病的人是我！

因為快接近過年了，我們計畫過年後要回台中潭子，我便開始整理房子，在組裝新鞋櫃的過程中，當拆包裝紙時不小心讓鐵櫃砸到腳的大拇指，傷口約有5公分，但那天正好是元旦，醫院幾乎都休診……。因為腳受傷的關係，我們提早回高雄過年。

可能回高雄的路程時間太久、太勞累了，先生到了高雄後便有發燒的情形，我打電話問台中榮總醫院的醫生，他提醒我若發燒三天就要到大醫院。當先生發燒三天後，我們便到高雄的榮總醫院就醫，原本以為台中榮總和高雄榮總醫院都一樣，結果卻是我預期以外的，先生所有的檢查都要從頭來過。

先生的肚子很大，如婦人十月懷胎一樣，醫生便替先生抽腹水，也因為那一針的傷口，讓「發燒」更找不出原因。我們在醫院住了十多天，先生在大年初一的上午7點離世。先生離世時的情形是很不安穩的，似乎有人一直打擾著，見先生一直重複喊：「好啦！知道啦！走開啦！……」

先生生病的過程中，讓我對生命感到很好奇，一個179公分、69公斤的人，因為「癌症」而變得瘦骨如柴，而且患病的人，是不論年齡、學歷的，並且縱有萬貫的家財，也換不回健康。回想那時的日子真的很煎熬，整個心無法踏實，不知事件何時了結，內心充滿黑

暗、不安、擔心與害怕，每天睡醒會先看先生是否還有呼吸，知道這日子遲早都會臨到，但總希望這日子能晚點到。

我曾在14歲時與同學參加一貫道的拜拜還有開光點眼……等儀式，我曾問同學什麼是三寶？同學說不能講。我又繼續追問不能講總可以寫吧！但同學也說不行！這讓我感到奇怪。一直記不清楚什麼是三寶、對所拜的對象也不明瞭、所有的儀式分不清楚……，去參加形同湊人數與浪費時間（儀式過程中我常打瞌睡），後來便請同學不要再邀我了，如果我想去會自己去。在先生離世後，我再次接觸了一貫道，但依舊如第一次參加的情形一樣。

詩涵姊妹是我的鄰居，因先生是室內設計師，而詩涵姊妹是房屋仲介，工作性質的關係，平時就有所接觸，但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是在先生病逝一個月後，我和詩涵姊妹成為了工作夥伴（結婚十年，我都沒有出去工作）。

詩涵在工作的路途中，會分享福音給我聽。詩涵告訴我：「麗香，妳拜的神只能在台灣保佑妳，若是妳搭飛機飛出國就沒有了，但是我拜的神會保佑我走到世界各國！」我心想這是哪一尊神明，這麼厲害、這麼靈！因為這句話讓我想要了解是哪一位神這麼厲害。

當詩涵姊妹邀請我到教會時，我以為教會在深山裡，且「耶穌」應該是外國人拜的！因為在我的經驗中，靈驗的神明、廟宇……都是在深山當中的。在詩涵姊妹邀我到台中松竹路的真耶穌教會時，我心中扎了一下，好難過！

這間教會我早就知道了！我結婚後和先生住在台中，其他的家人則住在高雄，每當我們回去時，婆婆都在家中。我生老大時，婆婆還有幫我做月子，但是她的身體一直都不好，我也不知道婆婆獨自信主，婆婆也未曾在家中

談論信仰。印象中婆婆她不吃拜過的食物，遇到拜拜時她會獨自吃飯，但我都一直以為她是因為生病的緣故。直到婆婆離世時的告別式，因為教會堅持婆婆的告別式必須在教會辦，如此我才知道婆婆有信主。在告別式時有弟兄問我們住哪裡，並告訴我們松竹路上有真耶穌教會。也因為如此，每當我帶孩子經過松竹路的教會門口，都還會特別告訴孩子們：「這是阿媽的教會。」但是我們不曾進來……。

剛到教會時，我心裡非常不平衡！尤其看到《聖經》中記載，耶穌為人醫病趕鬼，我的心越不平衡……，為何婆婆早就是真耶穌教會的信徒了，我卻沒有及早認識祂。又看到《聖經》裡記載「我所愛的我必管教……」，心中便想，真神是在管教先生，還是在管教我？先生會照顧家庭、賺錢養家……，為什麼生病的卻不是我？病逝的不是我？越看《聖經》心中越不平衡，但是很奇妙的是，我很愛來教會，教會中有一股很平安的感覺，當我聽到詩歌時，便像是打開水龍頭似的掉眼淚，這樣的反應有時我都不自知……。後來有傳道告訴我這一切的反應是主耶穌在醫治我。

「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，心靈憂傷，誰能承擔呢？」（箴十八14）。在我向神控訴著為何不讓我早點知道婆婆的信仰、及早認識耶穌，又耶穌能醫治病人，或許耶穌能醫治先生的病……；但是反過來想想，當時的我真的會接受這信仰嗎……？（待續）✂